紅樓夢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

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鬟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日亦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

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鬟輩一應
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
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
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
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
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
踩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
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
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
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

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
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
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
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
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
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
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
的偺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
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
我們家裡小厮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

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出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

家去单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

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凈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少妃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鬟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眾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槩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眾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眾人皆分

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祀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靸着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嬛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

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
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
寶玉便也坐下看著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裡有風石
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
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
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
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
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
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
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日這杏樹子

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麽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囘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內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

作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裡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

忽聽他反替遮掩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佷看眞是紙錢子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灣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証又有兒只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囬去實告訴你我昨夜做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丟

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裡寶玉細問藕官為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況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怏怏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

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奈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駡他不識擡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麽好的人入了這一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

的騍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耿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看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

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来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已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屋裡教導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

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
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閑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
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
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
又不得閑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偺們去痛回一回大家
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况且寳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
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狠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
法無天的眼珠子裡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
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寳玉恨得拿拄杖打
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的真是大奇事

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綠綢撒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反弄成纔拷打完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還是這麼著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着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

過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饞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着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口兒輕着些别吹上唾沫

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裡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裡槅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几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

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嘗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說着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嘗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肚子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裡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說着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

兒也是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葯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裡又是什麽朋友哩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葯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粧着那麼親熱一來二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葯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来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麽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

喜又悲又稱奇道絕拉着芳官囑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得你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聽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

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裡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丫鬟婆子

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葉幾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

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回來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

都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裡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豈不是好紫鵑聽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

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稍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

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麽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麽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賬話想起来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撂開手了還只無厭

你說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沒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掐這些好花兒又折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

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

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輩兼之年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是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為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為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

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這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裡排楦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駡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着那起

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幹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已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别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凑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赶着

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得他娘跑
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
防脚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
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
罵促俠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已且掐花與各
房送去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
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襲人
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
還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
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

們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趕著打襲人氣得
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
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寶
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
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
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
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
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
鬧也罷了怎麼連你媽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
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

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没有見個姑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姑娘他有情麼你說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

得泪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况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麽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鬪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麽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

間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得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麽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寳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寳姑娘房裡給鶯兒句好話兒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寳玉又隔牕說道不可當着寳姑娘說仔細反叫鶯

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走着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已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苑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

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硝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裡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

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寶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為他想得到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灣腰向靴統內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已常使的啟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

短了便了你不管拿些什麽給他們那裡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强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

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竪與你無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

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眼撴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嚷道我腸子裡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裡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

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頭要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麽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已懷忙問因什麽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麽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麽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

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巳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個筏子我帮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争别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爲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

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姨奶奶吃飯有什麽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麽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

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著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干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愿

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

就罷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没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麽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了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來在這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說請姨娘到廳上來偕們商議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内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

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兒別聽那說瞎話的混賬人調唆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家做活心裡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裡探春氣得和李紈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軟心裡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調唆的作弄出個獃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

掩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
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
難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
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
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
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
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
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
應也不肯據此爲証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
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環們買東西衆女孩兒皆待他好這

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
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
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趂早兒去我告訴
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
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
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
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堦上說閒話呢夏婆亦在
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
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
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蟬姐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

說他這話怎麽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嬸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凉凉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麽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麽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腌臢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沒有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拏了一碟子出來遞與芳

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吃呢說着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擲着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嬸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觔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喲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生事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咕嘟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

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却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環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尚

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裡寶玉正爲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今兒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着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値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吃茶歇腳兒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着裡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

快拿鏇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著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叫丫頭送送五

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著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與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著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

爭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却是多吃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厨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

辛辛苦苦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着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侄兒正躺着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侄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凉水吃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凉剩的半盞用紙蓋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同他侄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

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壻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侄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羣人来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閑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麽不吃茶就走倒難爲姑媽記罣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閑了出來瞧侄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没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来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

外給了門上人一隻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竒怪俊雪白的說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沒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滚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著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没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得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轉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

從那裡來了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兒崽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回終